

一辈子

吴祖光回忆录

吴祖光／著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832871

K825.78

W922

一辈

吴祖光回忆录

吴祖光著

783287



QAN66/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辈子: 吴祖光回忆录 / 吴祖光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7

ISBN 7-5059-4572-6

I. ①… II. 吴… III. 吴祖光—回忆录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9356 号

书 名	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
作 者	吴祖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刁小林 姚莲瑞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404 千字
印 张	29.25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572-6/I · 3564
定 价	4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祭吴祖光文

黄苗子

呜呼祖光，你竟长眠，何不睁眼，看看苍天。天生你才，赋你正义，你爹你妈，育你教你。生正逢时，国是日非，鬼子来了，满目疮痍；你年十九，写《正气歌》，感动夏公（夏衍），无愧神童。舞台之下，我认识你，嬉戏无猜，巴山夜雨。《江湖》闯荡，共《少年游》，歌哭无端，于国有忧。不朽之作，《风雪夜归人》，万人感泣，生死爱恩。胜利南归，充满希望，举目哀鸿，令人心丧！五子登科，民悲官喜，祖光祖光，拍案而起；笔伐口诛，为民喉舌，《嫦娥奔月》《捉鬼传》，权奸震慑。石破天惊兮，亿众欢喜，举国腾欢兮，红旗竖起。心系新邦兮，正义之子，热血盈腔兮，誓为国家人民效死！然而书生报国，毕竟轻微，不洗涤其脑袋，不劳动其四肢，何以为人民服务，而免于二流子之嫌疑？时暖时寒，乍晴乍雨，相煦相濡，凤霞爱侣；凤霞贤淑，惟你是忧：免开尊口，别无他求。而你品性难移，直心不死，路见不平，依然奋起，祸惹笔杆，颜遮帽子……冤案平反，再惹祸端，精神污染，又受牵连。乔木关心，登门拜访，“别再折腾，不如退党。”别人受侮，与你何干，保障人格，官司没完……

天地不仁，凤霞遽逝，翼折钗分，摧心涌泪，诗侧《枕边》，文凄灯际，丧偶之哀，感人心肺！呜呼祖光，晚景如斯，一旦无言，老年呆痴；平日滔滔，如今默默，天何言哉，暮雨萧瑟！四月九日，噩耗惊闻，传媒争报，天夺才人！天夺才人，吾失挚友！呜呼祖光，神明何有？彩凤披霞，迎你西天，比翼双飞，千秋万年。

噫唏噫唏，生正逢时，夫复何言，老泪如丝！哀哉，尚飨。

祖光是个男子汉

新风霞



50年代吴祖光

祖光具有父亲的性格。我的老公公一生爱为人打抱不平，做官清正廉明，一生刚直讲骨气。祖光也如此，他在香港做编导，有优厚的待遇，1949年为建设祖国，回到北京，就明里暗里受到歧视。记得香港导演朱石麟被国家邀请回国观光，国家拿他当贵宾招待。他来我家吃饭，朱先生对我说：“祖光回来得早，我是没有什么羡慕的，就是你们这所四合院真好！”我说：“您回来这么大的举动，国家领导人邀请，专家接待，海外的艺术家太光荣了。”朱石麟说：“祖光不是爱国吗？早就回来了吗？要是他现在才回来，受到的招待要比我高多少倍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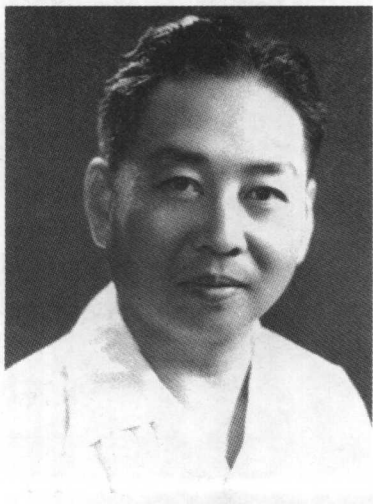
是我们国家对这些忠实的知识分子太苛刻了，从50年代中期后就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从1957年祖光就挨整，打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挨整，受尽打骂折磨，险些家破人亡。但他仍是爱国，不失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本分，说真话硬骨头。我在这方面更同情他，理解他，尊重他难

能可贵的为人。

我跟祖光四十年的夫妻,从50年代就觉得,他是一位心口如一,对国家、对朋友、对亲人真诚的人。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对他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机会就整他呢?像他这样无私的人有多少?把父亲留下的字画、古董,都是价值连城的古物哇!一分不取地捐献给国家;动员我把多年唱戏的戏衣全部捐献给国家;把自己从香港带回来的钱,买了一所地段最好的坐落在王府井的四合院捐献给国家,自己落得一无所有。这和那些向党要级别,要待遇,想尽方法争房子,还有那些发国难财,像老鼠一样偷偷地挖洞的人怎么比哪?

祖光这人也太真了,他就不会说一句假话,更不会顺情说好话。一个人对国、对家、对人、对事都公正无私是很难得的。我跟祖光这四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虽说受他株连,我受了不少罪,但我觉得我一生不冤枉嫁了一个男子汉!一个民间艺人戏曲演员,和这样的丈夫建立的这个家庭是幸福的!

祖光他1949年从香港回来,说心里话,很多的从领导到具体工作的干部,就没有拿祖光当成自己的同志,他们从定级别到各种待遇,都带有一种说不出的成见,这就是对知识分子历来的不公正,把好同志当成内奸。“文化大革命”也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当成内奸、特务、赫鲁晓夫打嘛。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

祖光在建国后都在受着不信任,也是文艺界说的:“不干事的整干事的,没有文化的整有文化的。”我们国家几十年的运动,不是很多无知识的整有知识的吗?把诚实的人整了。有的被整的人,为了应付领导,虚假地奉承讨好,领导说他是改造好了。真奇怪,培养了人们做奴才。顺情说好话,耿直惹人嫌。这些年国家搞运动,损失很大,更大的是人们总结了经验,少说为好,不要惹火烧身,睁开眼睛看热闹

吧。可祖光他就不,看到不对就说,这里不好说到那里说,做人就是要尽到做人的责任!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全家也像全国人民一样,开心顺意,政治上彻底平了反。海外的亲友们,可以随便来往。过去是因有台湾的亲戚而受罪挨批斗,平反后,祖光应邀去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等,这在以前是绝对办不到的。据我知道,美国有几次邀他去一年、半年讲学,他都没有答应,也有不放心家里的原因。祖光好就好在对名利金钱不放在心上,他几十年如一日,坐汽车自己花钱,去医院看病检查身体,不报销、自己花钱。祖光做人,无论在中国人、外国人面前,他都是无愧的男子汉!是有骨气的男子汉!



“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

吴 欢

爸爸吴祖光先生于2003年4月9日心脏病突发病逝，终年八十六岁，日子竟然和妈妈新风霞女士过世是同一天，那是在1998年的4月9日。

这种惊人的巧合，发生在这样两位大艺术家身上，所有亲朋好友都在问：“是真的吗？”

真的！确实是真的！

为此，连我这个做儿子的也觉得不可理解。太戏剧化了，我怀疑是否真有神灵在左右这一对惊才绝艺、旷古空前的神仙美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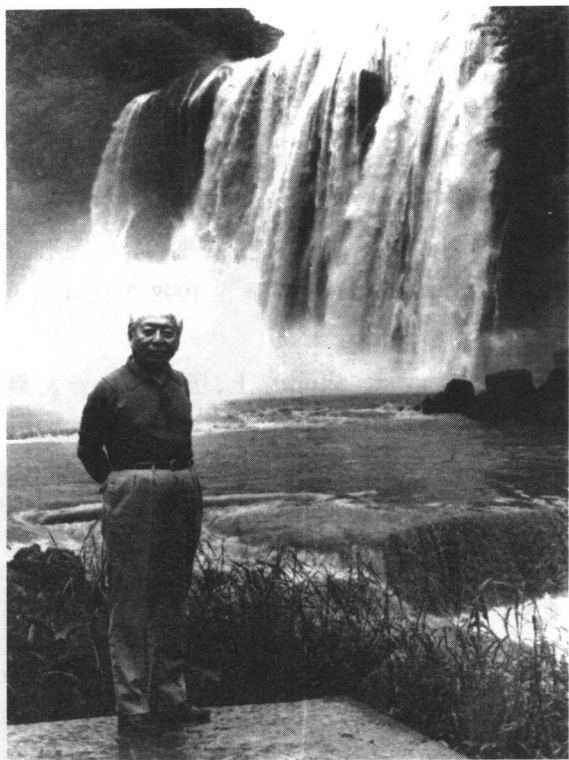
“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

知父莫如子。在追悼会上，我突然有所悟，妈妈和爸爸是一个灵魂，属天作之合。妈妈去世后，爸爸从当年的神童才子，而后的睿智老人，突然变得沉默木讷，继而三次中风，不良于言。他一生遇到的世事沧桑，充满光怪陆离的变数，诡异奇谲的色彩，然大义之忍，并非不怒，怒而忍于大义，乃真贤人。

爸爸一生为家为国，有情，有义，有气节，有脊梁，更有一颗热烈纯良爱我妈妈的心，妈妈是他的命脉，妈妈离开了，使他完全没有了活力。妈妈去世的这五年，是爸爸无法生存的五年，其痛苦的程度远胜过他一生所经历的全部坎坷。他已无路可走，他的选择，只能是去找我的妈妈。日子是天定的，也是他冥冥之中接受的，并带有某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自杀色彩，体现了他“生正逢时，死不介意”的特殊品格。

4月9日也是在中午时分,爸爸命令自己一腔依然烈如岩浆地火般的鲜血,冲破了确已衰老的心脏,完成了一个大艺术家最后一次能够彻底表现人性的辉煌壮举。

大诗人邵燕祥先生有诗赞曰:“满怀忧患满头霜,大丈夫唯吴祖光,堪佩立言兼立德,生正逢时忆国殇。”



吴祖光于瀑布前

在父亲去世一百天的时候,妈妈托梦给我,爸爸在天上已经和妈妈相聚,他离不开妈妈,他俩有太多的坎坷,太多的苦难,所以才有太多的恩爱,太多的情。妈妈让我放心,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圆满了,不会再有任何事情干扰他们了,并嘱咐我不要调皮捣蛋,五十岁的人,该成熟了。

爸爸去世后,国内外无以数计的朋友们在各种媒体上写了大量纪念文章,在这里我要深深地谢谢他们。但我自己却一直没有写任何回忆的文字。这是第一篇,离爸爸去世,已整整半年了。



原因是我至今还固执地认为,爸爸依然在世,他并没有死去。然而,他终于不在了。人生是很主观的,有时对客观可以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但客观就是客观。“吴祖光、新凤霞”已经化作无形随风飘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的形象已经在社会上被无限放大,并已变成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对非常伟大、非常经典的爱情符号,他们已经成为了人类极有象征意味的,永远的故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最充满诡异、变数的年代,曾经有过一对可歌可泣的艺术家夫妇,那就是我的爸爸吴祖光和妈妈新凤霞。

“贺家父永生霞光万道,喜先母长伴风月同天。”

如今,爸爸在 20 世纪 30 年代重庆时期的老朋友,八十四岁的常君实先生主编了这本《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命我写序,乃有此文。

爸妈的老友刁光覃、朱琳二位前辈的公子,刁小林仁兄成了本书的责任编辑。鄂力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出了力。

为此,我代表家人,深深感激常老和小林兄,也感激日后看到这本书的读者诸君。

2003 年 11 月 10 日 北京

回忆父亲

吴 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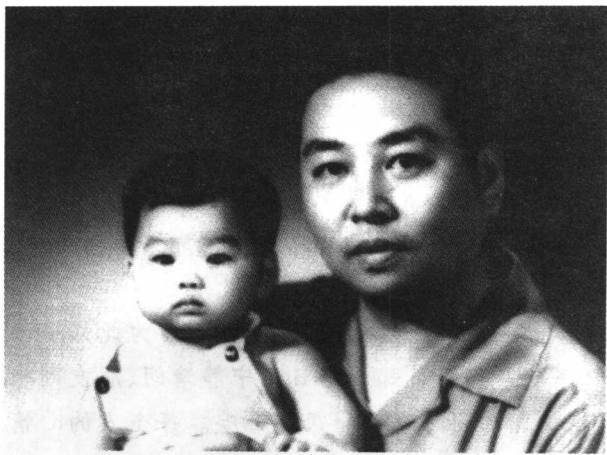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北京人，自幼生长在北京。我小时候的家就像是一张画，画里的每根线条我至今耳熟能详。那是北京的一所传统的四合院，地处东城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后身一条闹中取静的胡同里面。我家的大门显得比其他人家的门大一些也宽一些。门前有两级台阶，踏上台阶推开一扇宽宽的大红门，会看到一条细细的洋灰甬道、二道门和青砖月亮门洞，然后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那就是我幼年时候的家。院子里花多，到花开时节，缤纷的花色伴随着蜂围蝶绕，十分的热闹。那时节最常看到的是一个倒背着双手徘徊在洁白丁香和粉红色海棠花之间的人影，那是我亲爱的父亲吴祖光。

我是在全家搬到这所院子之后出生的。我出生的那一天正当中国阴历的九月重阳节，日历上还标明：霜降。于是父亲用“霜”字为我取名。

不过我对父亲真正产生记忆是在我大约四岁的时候吧，那是他在当年的“反右运动”里成了有名的“右派”，被惩罚到千里之遥有“北大荒”之称的东北劳动了三年以后的事。那时的我在第一时间里就认出了他，妈妈指着父亲问我：他是谁？我愣了一下，当即笑了：他是爸爸！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父亲的心肝宝贝、牛皮糖、捣蛋鬼，死活粘在他身上再也下不来了。

小时候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十分好动，不知道疲倦为何物。父亲总说我整天地制造噪音，实在太过淘气了。但是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使我安静下来，就是画画。不知那是从哪里得来的一种灵感，小时

候的我非常地爱画,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画,这段时间里我便成了一个不吵不闹的乖巧的天使。



1957年吴祖光与女儿吴霜

我父亲那时十分希望我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坐在西房前那片大葡萄架下面的小石头桌旁画画,那个阴凉凉的石桌面可以降低我身上的温度,这使我觉得安逸,因而暂时地安静下来把纸弄笔几个小时。我的头发被妈妈揪成了一把马尾巴抓在脑后,上身根本光着,下身只穿了一条小裤衩,把一只脚抬起来放在石头桌上贪凉。

我小时候的画曾经被刊登在不少报刊上,登在儿童杂志《小朋友》上,还参加过儿童画展,被请去作书画表演,俨然是一颗画坛的“小星”。我果然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差一点儿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只差那么一点儿。如果我坚持下去,如果我在稍大一点儿之后得教于父亲的某位画家朋友,如果我继续这种兴趣进入一所专门的美术院校……但是没有如果,这些“如果”被后来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冲击得像瓷器落地一样摔碎了,碎得十分彻底,没留下一丝可能修复的希望。我的画家梦从此破灭,而父亲的愿望也被冲得无影无踪。整整十年的“文革”浩劫使我丢开了画笔,也丢掉了画画的兴趣,未来的画家是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面的。

岂止是一个小画家的艺术生命在那个可诅咒的年代被扼杀了呢?当年父亲为我种的那棵幼小的樱桃树也没有逃掉噩运。

家中的院子里有一块方砖破裂了,父亲说:“不用铺砖了,在那里种一棵樱桃,我要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结果。”都说樱桃结果难,父亲买来一株树干只有竹竿粗细的小树,打算等几年之后看到它开花结果。我那时刚上小学,为这个新到来的“朋友”欢欣不已。

父亲说:“你喜欢吃樱桃,咱们把这棵小樱桃栽在你门前,将来它结的果子都归你。”

我说:“那么它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出果子呢?”

“听说过‘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吗?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你要耐心地等,它就会给你结果子的。”

当我终于等到了那棵细嫩的枝桠上抽出新鲜的绿色而为此兴奋不已的时候,乌云压顶的日子就来到了。那个平日里宁静清朗、朋友到来时笑语欢声的小院子在突然间变得昏暗变得风声鹤唳。每个人的心情时刻都像铅一般的沉重,整个国家犹如被魔影覆盖,还有谁会关心那棵微不足道的小树苗呢?我的那棵心爱的小樱桃,在我的眼前日渐枯萎、变黄,最后成了一把干枝,被人们拔去了……

我的童年,有过美妙纯净,有过喜悦欢欣,但是因为突然间被染上了阴暗的颜色,和当时任何一个同龄的孩子一样,童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一去便再也不复返了。

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容易被战胜的人。他在“文革”的后期,从用来“改造”人灵魂的农村回到北京,发现我已经从一个半大鸡儿似的小皮丫头长成懂得把头发分出一层用剪子修出一片前刘海的十五岁姑娘了的时候,他决定对我进行另外一种塑造了。

他让我停止没日没夜把自己关在小书房里东一本西一本毫无章法地乱读书,又请来一位朋友,也是一位作家。那时,一般来说,凡是作家都失去了写作的权利。但是父亲或许有某种尖锐的预感,觉得他的小女儿有一天会像他一样用笔作为宣泄心灵的工具。他请这位叔叔教给我如何读书的要领,叔叔家里存了上千本图书,且分类清晰,古今中外俱全,我一时忘了修整剪得长短不一很不像样的前刘海,却一脑袋扎入了书堆变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书虫子。

读书是一件极端美妙的事情,尤其是有阶段有系统有分类地读书,



从那时我才开始真正懂得如何读书。一个刚刚在长大的孩子,在对外界的兴趣当中会产生许多的排斥,不懂什么是他所需要抑或不需要的,因此他要有学校,他要有教师。但是教条主义化了的教育又比比皆是充斥着一切地方使得教育变得枯燥乏味令人无法忍受。然而在我的记忆当中却有那么一段幸福的少年时期,几乎感受不到外界打打杀杀的呼喊,体验不到视人为草芥的恐怖。在一间充满阳光的房间里,我坐在一张软椅中安详怡然地读书……那是循序渐进地被人领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的感受,那条道路像一条无尽头的通往光明之点的长廊。在一种浓郁的香味之中,你向前行进,呼吸的是具有特殊养分的空气……我在这样幸福的感受当中读了无数的书籍,学校虽然几乎停课,而我的课程却从未停止过。

三十年的时光就像风一样地刮过去了。

2003年的4月9日,八十六岁的父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失去了生命中最亲近的朋友。而我赫然发现,我自己也已经人到中年。我看到我的儿子就像自己当年一样,经常睁大了好奇的眼睛观察着身边的一切,提出那些光怪陆离无所不及的问题。这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

父亲离去了,但是这个世界的脚步仍然在向前,一刻不停地继续行进着,生活中的一切按照自己的节奏循环往复,无穷无尽,这正是生命的规律。

怀念父亲,就是怀念历史;怀念历史;为的是珍惜今天;而珍惜今天,是为了开创明天。回头看着父亲的脚步,我经常想对我的儿子说:宝贝,你的未来,还有这世界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2003年9月30日

目 录

序

祭吴祖光文	黄苗子(3)
祖光是个男子汉	新风霞(4)
“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	吴 欢(7)
回忆父亲	吴 霜(10)

我的家庭

怀念父亲	(3)
永世难报的恩情	
——怀念母亲	(9)
爱妻新风霞和她的书	
——《新风霞回忆录》后记	(22)
“回首往事”	
——凤霞拟题,对她的永久怀念	(29)
“笨儿”吴钢学艺记	(51)
训子篇	(55)
快乐的女儿	(64)
从女儿说起	(67)
情系杭州	(72)

往事忆旧录

“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

——回忆孔德学校 (77)

三百年来旧查楼

——“广和剧场”的故事 (83)

偷钱 (89)

跳电车 (92)

我的自行车 (94)

溜冰的故事 (96)

职务和权力 (98)

东安市场怀旧记 (100)

五次票戏记 (111)

除夕思亲 (121)

宵禁解除之夜 (124)

释“一批影片禁止放映”

——致国民党的官僚党棍们 (127)

为审查制度送终 (130)

对文艺创作的一些意见 (135)

雾里峨眉 (139)

春来 (148)

“二流堂”真相 (152)

何以解忧 (171)

枕下诗 (177)

干校纪事(诗词二十首) (179)

胡同生涯 (189)

三十年书怀 (193)

欧陆风情 (198)

半夜跌跤记 (227)

撞车记	(232)
承德蝥蝥闹夜记	(237)

我的创作生涯

《凤凰城》始末	
——二十岁写的头一个剧本	(245)
关于《正气歌》	(253)
记《风雪夜归人》	(255)
说说《林冲夜奔》	(263)
《捉鬼传》后记	(265)
对开明的依恋	(268)
《吴祖光剧作选》后记	(272)
《闯江湖》后记	(282)
我和京剧《三打陶三春》	(288)
“悠悠流恨似长淮”	
——《吴祖光新剧集》后记	(293)
《牛女集》編集说明	(302)
电影从业十年	(310)

我的编辑工作

话说《沁园春·雪》	(351)
《夜光杯》五十周年感怀	(354)
三月说《清明》	(357)

师友情谊深

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总理	(367)
革命的作家和战士——夏衍同志	(372)
故人杂忆	
——胡乔木与我的交往	(378)